

《刺殺騎士團長》中從心境成長的角度探討主角的畫中之旅¹

一、前言

本書描寫主角「我」的心路歷程，運用隱喻手法與堆疊層層謎團的敘事模式，帶出有關創作、自身成長與繪畫上的議題。在與妻子分開後，捨棄原本的生活，獨自開車旅行，在日本各地漂泊幾個月。後來住進知名畫家兩田具彥的舊家中，發生一連串撲朔迷離的故事。最後因為要拯救失蹤的女孩—秋川麻理惠，而踏上畫中之旅。在依循 idea 騎士團長的指示刺殺掉騎士團長後，主角進入洞底世界，經歷一連串成長的旅程。閱讀村上春樹《刺殺騎士團長》時，我對主角心境成長的轉變非常感興趣，主角在畫中世界的成長連結前面書中提到主角心中各種意念、記憶，並在結束畫中之旅後，有嶄新的人生觀與意念。在畫中之旅，每一個行為與景象象徵的意義是什麼？地底世界中的景象隱喻著什麼？主角是如何戰勝內心的恐懼，重新回到現實世界中？我將從主角的成長歷程探索影響主角的關鍵記憶與代表事件，試著連結洞底世界中的各種隱喻，找出其關聯性，並探究畫中之旅對於主角人生、心境上的影響與成長。最後，分析畫中之旅與通篇文本的關聯，並解析其中的核心概念。

二、畫中之旅與主角成長的關係

畫中之旅對於主角心境、態度轉變上有重要的影響，由中年危機與自身欠缺的自己，蛻變成新的自我。這趟旅程中，發生許多事件，每件事有不同的象徵意義與背後的故事，進一步造就主角的成長。在研究分析後，我將畫中之旅與主角心境上的成長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 刺殺騎士團長—面對中年危機的自己與放任的態度

首先，書中的主角身為小有名氣的肖像畫家，對於寫實的肖像畫非常在行，幾乎都能將顧客的樣貌栩栩如生的描繪在紙上。在美術大學時，主角畫的大多是抽象畫，但因為光靠畫自己喜歡的畫難以餬口，因此主角後來開始接受委託畫肖像畫，日常的生活就是接案、幫顧客畫肖像畫，賺取生活費並與妻子過著平凡的婚姻生活。不過這樣的繪畫並不是出於自己的心，而是來自客戶的錢。畫肖像畫就像一門高技巧的技術，但每天繪畫就像例行公事，麻木的一直畫肖像畫，間接的熄滅主角對於繪畫的熱情。

主角對於問題一直是抱持著「放任」的態度，就這樣任由事情發展，不願意也沒有動力做改變。除了放任自己對於繪畫的熱情消逝，婚姻方面也出現問題。

¹ 畫中之旅指的是從主角刺殺 idea 騎士團長開始，進入畫中世界直到回到現實的過程。

婚姻生活漸漸變調，妻子聲稱因為加班晚歸，主角也就說服自己相信並沒有多問什麼，夫妻兩人的相處逐漸減少，甚至連性行為都已經一年多沒有發生。然而，主角沒有把變調的婚姻生活放在心上，甚至連一點妻子出軌的徵兆都沒有察覺，放任問題繼續蔓延。

如此「放任」的態度對主角的生活影響很大，但主角自己似乎沒有察覺，也就「放任」生活這樣繼續下去。但在經過婚姻變故的打擊後，主角拒絕繼續工作，喪失自己原先擁有的身分，獨自踏上迷惘的旅程。在旅程中，主角多次回想自己生活上的疏忽、對細節婚姻生活的不在意，也讓主角反省自己可能有什麼欠缺，有什麼需要改進等等問題。

接下來討論「刺殺騎士團長」此行為的背後意義。在歌劇《唐·喬凡尼》中，騎士團長是安娜女士的父親，而在後來 idea 也提到「邪惡的父親」²一詞。「刺殺騎士團長」可以說是一種弑父情結。弑父情節（伊底帕斯情結）在西方藝術上，象徵「被創造者挑戰創造者」的意念。「被創造者」是基於對現實生活的匱乏、現今社會的不滿而持有強烈謀求或取代上位者地位的想法，創造新一代的世界。

主角決心刺殺 idea 化身的騎士團長³時，即象徵自己鼓起勇氣面對那個對事情「放任」的自我。idea 在主角心中其實並不單單只是騎士團長的樣貌，而是自己心中那個邪惡的父親。邪惡的父親指的是主角長期對事情採取「放任」態度這樣的情形，一件件不同事情造成的負面影響在內心深處堆積成邪惡的父親。當主角有決心正視自己問題，刺殺心中邪惡的父親，改變自己「放任」的心態，不繼續苟同這樣的自己，才會去改變自己，面對接下來的試煉，走進充滿未知的洞底世界。

(二) 渡冥河時，嘗試畫無臉的肖像畫—面對創作心境的瓶頸

整個洞底世界，從空間環境的觀點來看，「洞穴」是打開的上的蓋子走入地底下，象徵著墳墓。而我認為本書中的洞底世界其實就是象徵冥界。進入冥界代表死亡，從冥界出來則代表重生。我之所以會認為洞底世界象徵冥界，是因為洞底世界中出現幾項冥界象徵性景象與物品，且作者巧妙的運用冥界的特徵，連結主角的心境成長，可謂冥界中的試煉之旅。

在地底下的河流，象徵「冥河」的概念。書中安娜女士提到：

「那河是流在有和無的夾縫中間的。而且優秀的隱喻，可以讓隱藏在所有事物中的可能性河道浮現出來。就像優秀的詩人可以在一個光景中，鮮明的浮現出另一個事物的光景來一樣。不用說，最優越的隱喻會成為最優越的詩。您的眼睛絕對不能離開那別的新光景。」安娜女士說。

²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 第二部 隱喻遷移篇》，（台北：時報出版，2017），頁 265。

³ 本書的騎士團長有二，分為 idea 化身的騎士團長與畫中的騎士團長。

以上引文提到優秀的詩人的創作歷程，平凡的創作者與非凡的創作者的差別即在於心中的想法夠不夠創新、是不是隱藏著巧妙的意涵在其中等等，設法將自己的作品有別於其他創作者，並擁有自己的一套見解與解析，就是一位優秀的創作者。繪畫也是一種創作，主角想要成為與眾不同的厲害肖像畫家，則需要拋棄一些既有的繪畫理念、風格與思維，融合舊有的理念與新生的創新，創作出獨一無二的肖像畫。

在冥界中，喝冥河河水會使自己忘卻世間的記憶。雖然主角因為喝下河水而在小洞中記憶逐漸模糊消失，不過另一方面，會使主角忘記在世間自己的匱乏與不足，拋下既有的束縛與思想，則容易去改變自己，找尋新的自我。

在主角要渡冥河時，遇到無臉男。無臉男在畫中世界，擔任冥河的擺渡人，協助主角渡過湍急的河流。

希臘神話中，卡戎，希臘神話中冥王哈得斯的船夫，負責將死者渡過冥河。卡戎就是冥河中的擺渡人，負責對把亡魂渡到冥河的另一面去。傳說，只要生者付錢給冥河渡神卡戎，他就會將其擺渡過河，但他的船會因生者的重量而變得極不安全。⁴

上文中可以知道渡過冥河需要付錢給擺渡人，不過因為主角當時身上沒有錢，因此以企鵝護身符、「幫無臉男畫肖像畫」為諾言當作是代價，成功獲得渡船的資格。

無臉的男子對主角有特殊的意義。主角本身是一名肖像畫家，對於擅長紀錄與寫實的肖像畫家來說，一個沒有臉的人，讓肖像畫家手足無措又難以發揮。想要畫出無臉男的肖像畫，唯有突破以往一貫的畫風與思考模式，找回心中的創作源頭，發揮想像力，才有辦法成功。主角在渡船時答應為無臉男畫肖像畫，雖然當時沒有紙，也不一定畫得出來，不過主角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嘗試要為無臉男作畫的心態，確實與先前只畫肖像畫的主角成長許多，因此獲得渡過冥河的船票與資格。

可以從書中主角在故事中畫的肖像畫觀察出主角的創作改變。主角最先是受免色先生委託，畫免色先生自己的肖像畫，當時畫風還是偏向寫實派，維持以往的風格，慢慢了解模特的各徵與性格後再以自己的擅長寫實畫風的方式畫出肖像畫。不過在後來畫〈白色 Subaru Forester 的男人〉時，當時心就有有道聲音告訴自己：「不要再畫了。」讓主角就此停筆，畫出一幅臉部尚未完成卻成為作品的肖像畫。後來免色先生又委託主角畫麻理惠的肖像畫，這幅麻理惠的肖像畫，也是在未 完成狀態下結束了，主角與麻理惠認為未完成的肖像畫，讓麻理惠的人

⁴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1%E6%88%8E/3630526?fromtitle=%E5%8D%A1%E9%9A%86&fromid=7839315>

生充滿可能性而不被拘限、定格在肖像畫中。主角如此詮釋肖像畫顯然已經昇華到另一更高的境界—在肖像畫中加入更多情緒感受、更有內涵與感覺的肖像畫，與傳統肖像畫的寫實主義、紀錄性質比較，主角現階段的肖像畫減少記錄畫面層面，多加入自身與模特接觸時感受的情感與創作理念，肖像畫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活生生且有情緒、有內涵的。而無臉的肖像畫，則是在更高境界的肖像畫，即是主角最後希望達成的目標。

最後，在書序的故事中也提到，無臉男在後來向主角要求實現幫他畫肖像畫的諾言，主角努力嘗試下筆描繪，但遲遲無法動筆。雖然沒有成功畫出無臉男的肖像畫，但是主角最後說到：

或許有一天我終於能畫出無臉的肖像。就像某一個畫家能畫出〈刺殺騎士團長〉的畫那樣。但到那樣為止，我還需要時間，我必須爭取時間才行。

⁵

話中最後說到自己需時間，也代表主角認為自己仍然不足以達到那樣的高度，因此需要許多時間去找尋新的創作想法，「爭取時間」則顯現主角積極的態度。以上顯現主角在經過洞中之旅的試煉後，重拾自己對繪畫的熱忱、希望持續精進自己的渴望，並努力嘗試創新的心態。

(三) 鼓起勇氣踏入小洞⁶—面對妹妹對主角造成的陰影

此階段連結到幾項有關妹妹的特徵與故事，像是這個小洞的樣貌與妹妹生前爬過的小洞一樣、在洞中聽見妹妹的聲音等等。作者之所以會安插許多妹妹的情節，主要是要將妹妹對主角產生的陰影凸顯出來。妹妹的死去，其實對主角心中造成許多負面影響、內心的問題與不足。

在洞底世界中出現的小洞，與妹妹生前在富士山上進入的「只有一個人可以進去的小洞」一模一樣。文中主角描述到：

妹妹在兩年後從醫院的醫師開出正式死亡宣告之前，或許在那封穴的深處生命就已經被奪走了一當時我這麼想。不如說，幾乎這樣確信。在那洞穴裡已經喪失，早已離開這個世間的她，我以為仍然活著，還一起搭電車，帶回東京。緊緊牽著手，而且在那兩年之間以兄妹共同度過。但結果，那終究只是短暫虛幻的緩衝期而已。那兩年後，死亡可能從那橫穴爬出來，把妹妹的靈魂帶走。就像暫借的東西，在一定的歸還期限來臨時，主人來取回去那樣。⁷

⁵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 第一部 意念顯現篇》，頁 9。

⁶ 小洞指的是最後主角在洞底世界中，鑽入的小洞，並不是只整個洞底世界。

⁷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 第一部 意念顯現篇》，頁 301。

這段文字清楚描寫主角對妹妹在出入洞穴後行為改變上的心境。因為妹妹，這個小洞帶給主角可怕的回憶，認為小洞會奪取生命，會帶走靈魂。這個小洞與妹妹聲音的出現都讓我們知道：妹妹的死對主角有很大的影響。

主角在心靈方面的缺陷，有另一部分是來自死去的妹妹。從妹妹十三歲去世那年，像是年幼的心靈受到創傷般，這些恐懼長久留存在主角心中，也不敢對外人傾訴。主角大學時在搬家公司打工，有一次因為疏失被關在貨車的行李室中，他想到妹妹被關在狹小的棺材裡，被送進火化室的模樣，心中的恐懼感頓時油然而生。強烈的恐懼讓主角的心中從此埋上陰影：

從那次以後我就無法再搭電梯。或許那次的事件，把我內心睡著的恐懼喚醒了，而且那幾乎毫無疑問的是因為死去的妹妹的記憶所帶來的結果。不只有電梯，不管是什麼，只要是密閉的場所，我就變得無法踏進去，也無法看有潛水艇和戰車出現的電影。只要想這樣的自己被關在那樣小的空間，光是想像，就無法好好呼吸。

因為心中對密閉空間的恐懼，主角甚至不能搭電梯，也無法睡在膠囊旅館。雖然這樣的情形有些嚴重，不過主角沒有對任何人訴說原因，包括自己的妻子也是。

另外，書中也提到主角對於女人的胸部，懷有一絲恐懼與怪異的喜好：

此外，我對於乳房大於一般的女人，懷有類似懼怕的感覺。那與十二歲就死去的妹妹，才開始膨脹的乳房是否有關，正確說來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從以前開始就容易被乳房小的女人所吸引。每次看到那樣的乳房，每次摸到那樣的乳房，就會想起妹妹胸部小小的隆起。請別誤會，並不是對妹妹懷有性的關心。我想可能在追求某種情景，已經喪失而無法追回的限定情景般的東西。

由上文可知，對於女性的胸部方面，主角常常在評論一個女人時，會先關注她的胸部大小，且十分在意。主角難以釋懷喪失妹妹的悲痛與懷念，因此在看到與妹妹有相似樣貌、特徵的女性，會產生極度的好感。

主角鼓起勇氣踏入小洞，象徵他終於坦然面對妹妹的死去。一直以來，主角其實沒有好好去處理自己對死去妹妹的情感與妹妹造成的陰影，不過現在，他終於願意接納自己，調整內心嘗試改變。

(四) 克服雙重隱喻－選擇相信自己的力量去解決心境上的各種問題

首先，先解析洞底世界上最可怕的雙重隱喻為何。

「雙重隱喻是什麼？」我問。

「您應該已經知道了阿。」

「我知道嗎？」

「因為那是您心中的東西。」安娜女士說。「那在您心中，抓住對您而言是正確的想法，一一貪婪地吃掉的東西，就那樣變肥的東西。那就是雙重隱喻，那是你內部的深深黑暗中，從以前就一直住在裡面的東西。」⁸由上文得知，雙重隱喻是一種存在在自己心中，且會將正確的想法吞噬的東西，就好比每個人心中的黑暗面。之所以在畫中世界會稱作雙重隱喻，是因為從正確的想法隱喻遷移成為黑暗的想法，而這樣的想法再隱喻具像化，例如成為小洞穴中的觸手。

林柏華提到：「在書中所提及的「雙重隱喻」也許指的就是鏡子的反射——即自我。若要探究雙重隱喻，也就是探究自己內心的最深處，那是需要勇氣以及可能黑暗且毫無出口的。」⁹雙重隱喻像是由自己內心的匱乏、負面心態組成，再具象化而成的事物。若想要克服雙重隱喻，必須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欠缺，放下釋懷而找到內心的新光景，則能成功克服在畫中世界的雙重隱喻。

主角心中的匱乏由前文探討的心態多方面缺失組成，包含放任的態度、妹妹對自己造成的陰影等等，這些問題存在主角內心最深處，深植已久。主角在前面的階段已經鼓起勇氣面對自己的不足，嘗試改變但尚未找到解決之道，仍然無法成功克服內心的恐懼與匱乏。最後，雙重隱喻而成的觸手與漸漸狹窄的小洞，用黑暗與恐懼慢慢吞噬主角。不過奇蹟似的，主角在遭到雙重隱喻吞噬之際，心中靈光一現想到：

因為這個場所的所有東西全都是關聯性的產物。沒有任何一件事絕對的東西。痛也是種隱喻，那觸手同樣也是種隱喻。一切都是相對的東西。光是影，影是光。只能相信這種事，不是嗎？¹⁰

由以上引文得知，主角意識到恐怖的雙重隱喻其實都是自己的想像，而且源自內心的匱乏。再轉個念頭與想法後，主角接納自己的不足，坦然面對自己的問題，秉持相信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夠改變，相信自己有辦法戰勝恐懼。終於掙脫由想像隱喻而成的洞底世界，回到現實世界中小寺後方的洞中。根據狹小擁擠的洞穴、掙扎的過程，我認為洞底世界也象徵子宮，因為最後主角在狹小的洞中，倍受擠壓與掙扎的歷練，就像生產的過程一般，而掙脫出洞穴就獲得新生。

三、畫中之旅與故事情節的連結

小說中的故事情節，許多可以用「弑父娶母」的情節來解析。「弑父娶母」情節即是佛洛伊德所提出的伊底帕斯情節。佛洛伊德以「伊底帕斯情結」或「戀

⁸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 第二部 隱喻遷移篇》，頁 309

⁹ 林柏華著，〈評村上春樹《刺殺騎士團長》：這本小說本身也許就是一個巨大的隱喻〉，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0091>。

¹⁰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 第二部 隱喻遷移篇》，頁 315

母情結」、「戀親情結」來描述在「性蕾期」發展階段的兒童，因渴望與異性的父母發生性愛關係，而同時對同性的父母持著競爭、嫉妒和憎恨的一段情結。男孩在其下意識中與父親競爭，而想完全占有母親。¹¹

這樣的弑父娶母情節可以衍生出進一步的解析。對孩子來說，父親是邪惡的，搶走心愛的母親且對他施壓、與他競爭。而母親則是象徵所追求的對象與目標。從殺掉邪惡的父親，到奪得自己所追求的事物，整個完整的過程，就是弑父娶母的情節的核心概念。

弑父娶母情節，可以衍生成為完整的過程：為了追求嚮往的事物與目標，決心去抵抗、面對處於保守、邪惡、施壓的一方。本書其實主旨就是在講述失去目標、生活變故的主角，重新改變自己、選擇相信自己的歷程，其中固有的思想就有如邪惡的父親阻礙自己一般，而欲追求的目標則可以比擬成母親。仔細觀察書中，許多故事都包含弑父娶母的情節，弑父娶母情節可以從不同面向觀察分析而得。

麻理惠突然的失蹤，讓主角非常不安且深怕她遭受危險，急切希望找回麻理惠確保她的安全。無助之下，主角聽從 idea 騎士團長的勸告一路到達雨田具彥所在的安養院，並刺殺 idea 騎士團長開啟畫中之旅。若只論故事情節中主角踏入畫中之旅的原因，其原因並不在自身成長，而是追求找回麻理惠的過程。在弑父娶母情節中，麻理惠象徵母親，所謂欲追求的事物。

在主角進入畫中之旅尋找失蹤的麻理惠時，同一時間的麻理惠，基於對免色先生的好奇、懷疑、不安或是弑父情節的潛意識，正闖入可能是自己生父的免色先生家中，想探究神秘的免色先生家中有何秘密。但是他家中戒備森嚴且害怕被免色先生發現，因此獨自躲在免色先生家中的小房間中渡過漫長的幾天。在闖入房中一間「沒有人進去過的房間」時，房間內充滿多年前留存下來的女性衣物，這位女性其實就是麻理惠的母親，書中描寫到麻理惠當時聽到腳步聲走進，走入房間，但是最終那個人沒有打開衣櫃，發現躲在衣櫃中的麻里惠。

（麻理惠）免色先生是個危險的人物嗎？

（騎士團長）這是很難說明的，免色君自己並不是邪惡的人。不如說是比別人具有更高能力，可以說是很實在的人。其中甚至擁有高潔的部分。但同時，他的心中也有特別的空間似的東西，那個結果，可能會召喚來不尋常的東西，危險東西。那才是問題。

那是甚麼意思？麻理惠當然無法理解。不尋常的東西？

¹¹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314/>。

（麻理惠）剛才在衣櫥前面安靜不動的人，是免色先生嗎？

（騎士團長）那是免色君的同時，也是不是免色君的東西。¹²

那個男人可能就是免色先生心中長久以來的陰影化身而成。免色先生在多年前，被前女友強迫性的性交，隨即卻被提出分手。讓免色心中認定前女友身上懷著自己的小孩，卻成為別人的孩子。這樣令人難以接受的結果、遭前女友背叛的負面心態使免色心中存在很深的陰影，也是因為這樣，決定住在山中豪宅，監視可能是自己的小孩的一麻理惠。因此，我推測當時站在衣櫥前安靜不動的人是免色心中的陰影，也代表邪惡的父親；書中 idea 騎士團長也提到這些衣物惠保護麻理惠，因為這是她母親的衣物，母親的衣物一定程度的保護著麻理惠，阻止邪惡的父親威脅麻理惠。

另外一個面向，除了以上提到的畫中之旅，主角的現實人生也是另一種弑父娶母的情節。將主角心中的缺失、不足視為邪惡的父親，阻撓主角順遂的生活，而主角的妻子其實就是主角在與妻子分手後，心中最想要追求回來的人。在主角經過畫中之旅的修練後，成功克服心中邪惡的父親，並進一步與妻子複合，過著嶄新、幸福的婚姻生活，而如此美好的婚姻生活與妻子即是主角心中的母親，一直以來追求的事物。

本書中主要出現四個男性代表著父親，分別為兩田具彥、免色先生、騎士團長與主角自己。將四位父親連結到弑父娶母情節中，會發現其中存在著邪惡的父親。畫中的騎士團長本身就是安娜女士的父親，因為高壓治理當地，受到刺殺。騎士團長在本書中是一個最明顯且最象徵性的父親，並引出以下三位父親：

兩田具彥從戰爭中回國後，將自己的情緒隱藏，讓自己長久居住在山中的小屋專心致力於繪畫。不過兩田具彥的行為卻讓他和兒子兩田政彥間造成疏遠的親子關係，身為知名大畫家的兒子，兩田政彥從小就備受關注，但是兩田具彥對兒子的冷漠、嚴肅甚至讓兩田政彥感到懼怕。書中有提到：當兩田政彥得知主角看到爸爸兩田具彥的靈魂出現在家中時，不但感到害怕且不願多去理解接觸，可以推測在兩田政彥心中，過著長期沒有爸爸陪伴的童年生活與變調的家庭，或許爸爸—兩田具彥就是一位邪惡的父親。

假設免色先生就是麻理惠的父親，他卻背著麻理惠做出各種不應該、不道德的事情，像是用高能望遠鏡偷窺麻理惠的日常生活、要求主角為他自己畫一幅麻理惠的肖像畫等等舉動，令人感到不舒服。因為過去往事造成神秘的免色內心某處藏著邪惡的力量，為一邪惡的父親。

若主角與妻子持續著充滿問題的婚姻，並生下小孩，則心態不健全的主角也可能成為另一個邪惡的父親。不過主角在經過畫中之旅的試煉後，成長並獲得相

¹²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 第二部 隱喻遷移篇》，頁 399

信的力量，他相信妻子懷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孩子，且相信他往後的餘生，會與妻子和這個小女孩，過著幸福的生活。

四、結論

主角踏入的地底世界象徵冥界，地底下有許多冥界的特徵，例如：冥河、擺渡人、聽見死去親人的聲音等等，都證明地底世界即隱喻冥界。從冥界出來，代表自己獲得重生。主角勇敢踏入冥界，經過一連串的試煉，探究自我，並進一步深入自己內心的黑暗面。黑暗面代表主角內心欠缺的心理要素，一部分是因為死去的妹妹造成，像是幽閉恐懼症；另一部分是自己在踏入中年後，對人生採取放任的態度，這樣態度結果導致對繪畫沒有熱情、婚姻問題等等。

畫中之旅的不同階段，對主角心境上的成長有不同的影響與成長。第一階段「刺殺騎士團長」象徵挑戰以往安於現狀的自我，改頭換面突破既有的觀念，找尋追求新的目標。第二階段「嘗試畫無臉的肖像畫」象徵在繪畫創作方面，主角願意改變自己的繪畫理念，嘗試突破一貫寫實的肖像畫風格，為無臉男畫出獨特風格的肖像畫。第三階段「鼓起勇氣踏入小洞」象徵主角克服妹妹的死帶給自己的陰影，突破幽閉恐懼症、女人胸部的奇特喜好等內心恐懼。最後，第四階段「克服雙重隱喻」則象徵主角釋懷內心的匱乏，接納自己，最重要的是，選擇相信自己的力量。

書中多次出現弑父娶母的情節，象徵為了追求嚮往的事物與目標，決心去抵抗、面對處於保守、邪惡、施壓的一方。本書其實主旨就是在講述失去目標、生活變故的主角，重新改變自己、選擇相信自己的歷程，其中固有的思想就有如邪惡的父親阻礙自己一般，而欲追求的目標則可以比擬成母親。在主角弑殺自己內心邪惡的父親後，心境多方面成長，重拾對繪畫的熱情、主動與妻子聯絡且秉持著相信自己的意念，與妻子復合，共度嶄新的人生。

參考資料

1.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 第一部 意念顯現篇》（台北：時報出版，2017）。
2.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刺殺騎士團長 第二部 隱喻遷移篇》（台北：時報出版，2017）。
3. 林柏華，〈評村上春樹《刺殺騎士團長》：這本小說本身也許就是一個巨大的隱喻〉，<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0091>。
4.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國家教育研究院、雙

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314/>。

